



张远文

从抽屉里拿出水运宪老师的新作《戴花》，细细地读，很快，我就被小说的精气神不可遏止地感染了，事实上，我很需要这种感染，并享受着这种感染，源自一个时代的力量、信仰、人性、原初的感动。

“戴花要戴大红花的骑马路。”小说《戴花》呈现出一种火红年代里的万众一心、奋勇争先，一个个小人物，一处处小举动，凝聚成一道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，朴素而高贵，温暖而迷人。

引人入胜的情节

小说围绕老一辈工人做梦都想“当劳模”的一波三折，与年轻的新生力量的冲击，他们是一路前行的师徒，也是磕磕绊绊的对手，于此展开一系列真实而又戏剧性的矛盾冲突。

作为熔炉班班长的莫正强，长年累月比别人上班早，下班晚。为了积极表现，有时就过了头，天麻麻亮到车间，又是敲打鼓风机的送风管，又是启动卷扬机，弄出很大动静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。然而，第一次当劳模，差不多快要成了板上钉钉的事时，却在最后关头，自曝偷拿别人钱的事情，功亏一篑。第二次争当劳模时，甚至不惜占用“我”（杨哲民）的技术革新成果。然而，在生命最后关头，他却将一辈子心心念念的劳模资格转荐给了徒弟杨哲民。

此间，“我”与姜红梅波谲起伏的爱情，师傅段一村对徒弟吴启军的横刀夺爱等等，所

有的故事与情节，看似波澜不惊，实则是步步惊心。

多元鲜活的人物

莫正强外号“莫胡子”，给人最初印象是“糟糕透顶、乏善可陈”，但他朴实、坚韧、吃苦耐劳，有扎扎实实的真功夫。

他打生铁锭，只一锤，四两拨千斤，就征服了所有的徒弟们。生产出事故时，他冒着生命危险堵铁水，有种“撼山易，撼莫胡子难”的英雄气概。他的身上，同样有这样和那样的缺陷，有固执的因循守旧，有不可理喻的自负与怪脾气，有狡黠的小私心、小弯子。对待徒弟“我”的技术革新上，表现得不可容忍。但他心中毕竟还有全局观，在大是大非面前，又很快能自省明察。

“我”作为大学生——新一代的年轻产业工人，活泼、上进，有组织能力，是同学中的主心骨。虽然在最初分配时，感觉到“工种极其差劲，师傅尤其糟糕”，但在随后的淬炼中，慢慢成熟、成长起来，由一名炉工成长为车间主任，成了市里的劳模，完成了老与新的传承、交替。

每个人都在时代的洪流里，演绎着各自的悲欢、离合与命运；每个人都没有固定的标签，复杂而多元，鲜活而迷离。

朴实生动的语言

小说运用了生活中大量的俗语、谚语、俚语，烟火气十足地还原人物的血肉，体现具象

生动的人物个性。一言一语，一颦一笑，都成为一个时代的生动记忆。

譬如，泼辣的师傅骂莫胡子“他那叫吃灯草灰，放这轻巧！”莫胡子则背地里说她“这个蠢东西，把她当人，她就装鬼吓人，不把她当人，她反而磕头作揖！”日他的，泥巴萝卜，洗一截吃一截吧”，说政工科长路青海话里有话，“他的话是回窝的燕子，里外绕了好几个圈，最后的两句话才算归到了窝里”。

又如：“庙小妖风大，池浅王八多”；“门板上刺狗尾，一刀两断”等等，生活气息浓郁，生活意蕴悠长。

透过明亮如水又无时不在的平实语言，充分体现出小说的精神，努力发掘作为集体或是单个体活生生的人的存在。

精确微妙的场景与细节

好的场景描写，总能丰富人物性格，在强化戏剧化的瞬间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。“我”与姜红梅第一次月夜约会，“等我们摸黑绕到厂子后头，往外走出两三里地，月亮忽然又移出来，格外明亮，借着月光一眼望过去，山丘地头上全是绿油油的菜地，根本见不到一个人影”。

这样的场景，在小说中比比皆是，很有共情性与画面感。

“我”第一次到师傅家里去，把省劳模舅舅送给“我”的印有“劳动模范光荣”的搪瓷缸，以及同样印了字的雪白的毛巾，送给了师傅。师傅一看，顿时亮了眼睛。第二次是师傅病了半月，厂里安排他去广西疗养，他背着挎

马观书



《国文的创生》

陆胤 著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现在的“语文课”是怎么来的？回看近代变革与实践，会发现“五四”至当代的语文教改叙事，其实压抑与遮蔽了诸多可能。从私塾到学堂的变革实践：蒙学诗教、尺牍入门、诵读方法、识字作文，至今仍然极具启发性。

《国文的创生》以学术眼光聚焦此类议题，当然不是为时下热门的国学生意列表谱，也不是学术体制里的知识考古。它带领我们重返语文教改的“原点”，回顾来路的同时，也能为当下的语文教学改革提供新的思路。

好书摘读

刘亮程

我看见早晨的阳光，穿过村子时变慢了。时光在等一头老牛。它让一匹朝东跑的马先奔走了，进入一匹马的遥遥路途，在那里，尘土不会扬起，马的嘶叫不会传过来。而在这里，时光耐心地以最缓慢的东西都等齐了，连跑得最慢的蜗牛，都没有落在时光后面。

刘二爷说，有些东西跑得快，我们放狗出去把它追回来。有些东西走得比我们慢，我们叫墙站着等它们，叫树长着等它们。我们最大的本事，就是能让跑得快走得慢的和我们待在一起。

我在这里看见时光对人和事物的耐心等待。

四十岁那年我回到村里，看见我五岁时没抱动的一截木头，还躺在墙根。我那时多



读有所得

传颂振兴故事 映照伟大变迁

——评吕高安《雪峰山系列》

刘志君 张广蓉

精巧融合新表达

从2022年11月15日开始，红网、时刻新闻通过专栏《山乡巨变雪峰山》，以一个作家的视角，连续推出10组图文并茂的通讯报道，展现雪峰山的今昔巨变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十年之变，既叫好又叫座，全网阅读量超过3000万。

《山乡巨变雪峰山》10篇，与作者吕高安同期在湖南日报、中国交通报首发的3篇报告文学、1篇散文，构成了他的《雪峰山系列》。

践行“四力”抓“活鱼”

2022年，在省委宣传部支持指导下，吕高安在五个月里，多次深入雪峰山腹地邵阳、怀化、娄底、益阳四地20个县市，实际调研采访时间达70多天，访谈乡村振兴、农业农村、交通高速公路上百家单位一两百人。

雪峰山地理气候独特。吕高安战胜疫情，战胜阴雨连绵，战胜雾霾重重，战胜干旱烈日，战胜山高路远，沉下身子抓“活鱼”，用心触摸雪峰山发展脉动。11月15日至12月16日，以每周两篇的频率在红网PC端、时刻新闻客户端同步刊载《山乡巨变雪峰山》10篇系列通讯，将古色、红色、绿色、土色、血色文化贯穿雪峰山家园、果园、田园、产业园、校园建设，反映新时代山乡巨变，映照雪峰山精神。

《山乡巨变雪峰山》系列通讯报道，传统诗词与现代文字精巧融合，凸显作者古汉语功底和编者新媒体融合表达匠心。以标题为例，均采用传统诗词方式表达，既简洁又富有诗意，让人眼前一亮。如，《名山悠悠蔽日月》《疑是琼河落九天》《踏平坎坷成大道》等篇目，既展现出雪峰山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又生动描绘出新时代的欣欣向荣。

系列通讯用一个个鲜活的人物、一个个生动的案例来讲故事，比如跨省种田的老妪、千万身价的农夫，“冠军”养成之路等等。文字沾着“露珠”，带着“泥土芬芳”，可读性强，代入感强。作者在第一现场拍摄和采集到几千幅图片，精心甄选，图文并茂，既有温度、高度，又显鲜活、靓丽，如此全新表达，深获受众喜爱。

立体传播强声量

系列通讯报道持续在红网新媒体集团旗下各平台联动发力，实现大小屏屏屏共振。实拍精美照片、历史资料图片，丰富了视觉感官，实现了很好的吸睛效果。这些报道在红网各平台首发后，被学习强国平台、人民日报人民论坛网、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和省内主流媒体纷纷转载。

包在车站反复转悠，目的是想让人看到挎包背带上，白毛巾拴了只茶缸，上头有“劳动模范”的字样。那只搪瓷缸与那条雪白毛巾第三次出现，却是在师傅的墓碑底下，是师傅要他的一双儿女毛妹子与毛坨放过去的，看得“我”心里隐隐作痛，泪流满面。

一个细节，两个道具，三次出现，让人唏嘘震惊，意蕴无穷，这就是小说细节的力量。

《戴花》的写作，“这算是灵魂之作。那群人与我切肉连皮，他们要是被人打一下我的头都疼。”水运宪是个特立独行的人，甚至是位孤勇者，他一直在沉思一个故事，有着自身强烈的省察自觉，深沉厚重的悲悯情怀，用自己的生命向作品的生命靠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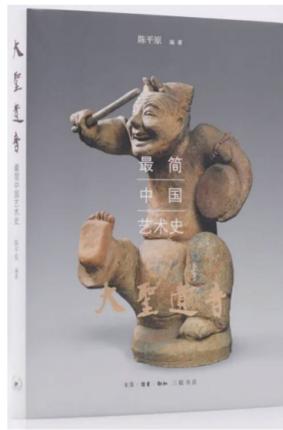
（《戴花》，水运宪 著，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）



读写我书

做亲民、温情且有趣的小书

——关于《大圣遗音·最简中国艺术史》



陈平原

此书源于我15年前的一次冒险，至今想来，仍觉不可思议。

包括阅读、酝酿、写作与修订，三个月交出三万多字，听起来好像不太难。可实际上，这是一本大书的导论，需概述5000年的中国艺术。如此大题小做，与我平日风格迥异，属于命题作文。

该书最初题为《中国瑰宝》，要我写的是导论《中国艺术五千年》，具体作品赏析由郑岩、孟晖、扬之水等负责。谈“中国艺术”，他们三位哪个都比我内行，让我打头阵，自然战战兢兢。当初一听，我就说不对，转而推荐了好几位优秀的学者及作家，可都被国新办及文物社否定了。理由是：专家容易把事情说得太复杂，很难吸引国外热爱中国艺术的青少年；作家文笔优美，但专业性不够，又怕出纰缪。选择我的原因是：半懂不懂，略知一二，文笔清通，句子不太绕，译成外文刚好。

我并不轻视通俗读物，而且承认外宣工作很重要，但我最多只是个喜欢逛博物馆、美术馆的读书人，怎么会天上掉馅饼呢？开始以为是责编的主意，她是我妻子的好朋友；后来知道非也，是因为我此前在《文物天地》上的连载，被文物社同仁盯上了。《大英博物馆日记》是我业余撰写的一册小书，书出版后大获好评，央视读书节目还专门制作了50分钟的专题片。约略与此同时，首都博物馆举办大英博物馆专题展，三个讲座中，据说我的最受欢迎——因为最接地气。

当初这三万多字的长篇导言《大圣遗音——文明的碎片以及阅读的乐趣》交到文物出版社，据说是一片叫好声。只校正了个别细节，马上进入翻译与排版。而且，受我文章的启发，书名干脆改为《大圣遗音——中国古代最美的艺术品》。书做得很讲究，据说还作为外交礼品赠送，很受欢迎。

国新办及文物社对此书非常满意，并因此认为我能写这类雅俗共赏、中外通吃的文章。接下来的委以重任，实在让我手足无措。

原本就熟悉的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俞晓群，转任中国外文局旗下的海豚出版社社长，很想有所作为，从国新办那边了解到我的“业绩”，于是让沈昌文先生出面，请我们夫妇吃了好几次饭。最后，说是要签合同，让我写一本《中国人》，以多种外文刊行，挑战林语堂的英文畅销书《吾国吾民》。我酒量本就很差，加上沈先生插科打诨，一不小心就答应了。俞兄马上送来出版合约及一大摞参考书，不久又介绍几位翻译家见面，弄得我非常紧张。

先是思路有分歧，我对三皇五帝说不起不感兴趣，希望集中讲述晚清以降这一百多年中国人走过来的道路。那种触底反弹、悲欣交集，其实更励志，也更有可读性。后来，我又嫌历史叙述太沉重，想做类似《大圣遗音》的图文书。再后来，我终于举手投降了，因为重读中英文本《吾国吾民》，明白一个道理——林语堂的长处在于双语写作，像我们这么操作，无论如何努力，也出不了那种浑然天成的效果。

5年前，“一带一路”逐渐成为热门话题，国新办又要文物出版社推出相关图书，初步定名为《“一带一路”沿线文物及艺术》。我记得很清楚，2015年5月文物出版社的会议上，领导把此书的意义吹上了天，专家们也纷纷出谋划策，他们竟然一致认定我会接手，没想到我一口回绝了。不是不愿意，而是没能力。如此出格且冒险的事，一回就足够了。

15年过去了，承蒙三联书店慧眼，愿意将那篇长文做成一册小书，呈献给非专业的读者。如此粗枝大叶的叙述，不可能人方家眼；但若大致不差，且有若干闪光点，那就谢天谢地了。我以前写过一则随笔，题为《怀念小书》，感叹的正是专业化大潮汹涌，难得再亲民、温情且有趣的小书。那是一种写作境界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

（《大圣遗音·最简中国艺术史》，陈平原 编著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）

